

中国古代海洋意象 史辑

季岸先 选辑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中国古代海洋意象史辑

季岸先 选辑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 青岛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代海洋意象史辑/季岸先选辑. —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10. 2

ISBN 978-7-81125-389-4

I. 中… II. 季… III. ①古典诗歌—文学研究—中国
②古典散文—文学研究—中国 IV. I206.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16350 号

出版发行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香港东路 23 号 **邮政编码** 266071
网 址 <http://www.ouc-press.com>
电子信箱 huazhang_china@hotmail.com
订购电话 0532—82032573(传真)
责任编辑 张华
印 制 日照报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90 mm×1 240 mm 1/32
印 张 10.5
字 数 305 千字
定 价 30.00 元

目 次

绪言	(1)
一、说“海”解“洋”	(2)
二、立“象”尽“意”	(3)
三、海洋意象	(7)
第一章 先秦海洋意象	(14)
一、《山海经》中的海洋神灵	(14)
二、《诗经》中的海洋意象	(16)
三、《楚辞》中的海洋意象	(18)
四、《论语》中的海洋意象	(20)
五、《孟子》中的海洋意象	(22)
六、《老子》中的海洋意象	(24)
七、《庄子》中的海洋意象	(26)
八、《文子》中的海洋意象	(33)
九、《列子》中的海洋意象	(37)
十、《管子》中的海洋意象	(40)
十一、《慎子》中的海洋意象	(43)
十二、《吕氏春秋》中的海洋意象	(46)
第二章 秦汉海洋意象	(53)
一、《淮南子》中的海洋意象	(54)

二、《法言》中的海洋意象	(60)
三、《论衡》中的海洋意象	(63)
四、《七发》中的海洋意象	(67)
五、《览海赋》中的海洋意象	(69)
第三章 魏晋南北朝海洋意象	(73)
一、建安文学中的海洋意象	(74)
二、两晋文学中的海洋意象	(78)
三、南北朝文学中的海洋意象	(87)
第四章 隋唐海洋意象	(101)
一、隋朝文学中的海洋意象	(102)
二、初唐文学中的海洋意象	(104)
三、盛唐文学中的海洋意象	(114)
四、李白的海洋意象诗歌	(125)
五、杜甫的海洋意象诗歌	(136)
六、中唐文学中的海洋意象	(142)
七、晚唐文学中的海洋意象	(169)
第五章 宋元海洋意象	(180)
一、北宋初期文学中的海洋意象	(181)
二、苏轼及苏门弟子的海洋意象诗词	(191)
三、江西诗派作品中的海洋意象	(202)
四、南宋前期文学中的海洋意象	(208)
五、“中兴四大诗人”诗歌中的海洋意象	(214)
六、辛派海洋意象诗词	(218)
七、江湖诗派的海洋意象诗词	(224)

八、南宋晚期文学中的海洋意象	(227)
九、元朝文学中的海洋意象	(237)
第六章 明清海洋意象.....	(242)
一、明朝早期文学中的海洋意象	(244)
二、明朝中期文学中的海洋意象	(248)
三、明朝后期文学中的海洋意象	(259)
四、清朝开创时期文学中的海洋意象	(262)
五、康熙诗坛中的海洋意象	(279)
六、雍乾时期文学中的海洋意象	(306)
七、嘉庆以降的海洋诗歌	(316)

绪 言

我们对海洋意象这样一个话题的探讨,最初受惠于对康德哥白尼式革命的一种理解:“康德所说的哥白尼式革命是一个类比。此前,人们一直相信,有一种独立于我们而存在的具有时间—空间属性的物体,因为的确存在这样的东西。康德否定了这种幼稚的实在论,提出了自己的理论,主张客观世界的可见的本质和独立性是我们运用知觉、概念和判断的结果;说到底,正是因为我们如此这般地知觉和思想,世界才如此这般地显现。”^①这样看来,自然世界的海洋,如何向我们呈现,一个重要的方面,取决于我们如何看待它。运用物理学的概念框架,呈现出一个物理意义上的海洋;运用化学的概念框架,呈现出一个化学意义上的海洋;运用生物学的概念框架,又呈现出一个生物意义上的海洋。对海洋的认识其实是一个无限开放的意义世界,重要的是,我们借助一副怎样的“眼镜”去看待它。说到底,这里有一个立场、观点和方法的问题,有一个概念框架、知识结构和思想系统的问题。显而易见的是,存在一个自然科学视野下的海洋意义世界,同时存在一个人文社会科学视野下的海洋意义世界。

如何从人文视角去解读海洋,这是一个令人困惑而又饶有兴味的话题。通过一些粗略的考察,我们发现,意象思维是我们民族思维的一个显著特征。《易传·系辞下》讲:“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②“象”缘于“观物取象”,进而“立象以尽意”。这启发我们以意象理论为“镜片”观照

^① 燕宏远、韩民青,《当代英美哲学概论》(下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850页。

^② 黄寿祺、张善文译注,《周易译注》(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402页。

海洋世界,开拓出海洋意象这样一个文化视角。自古以来,人们取象海洋,以表达各种各样的主观情意,产生了大量以海洋为意象的文学作品,这就是引发我们思考中国古代海洋意象这一论题的最初机缘。

一、说“海”解“洋”

《说文·水部》:“海,天池也,以纳百川者。”“海”是百川会聚之处,现指邻接大陆而区域范围小于洋的咸水水体。在古人心目中,海又是天下的尽头。“海者,晦也。”“海者,晦暗无知也。”古人以“晦”释“海”,实际上表明了这样一种历史事实:由于缺乏航海能力,先民面对茫无际涯的大海,望洋兴叹而不知其详,更不了解大海之外另有新大陆,故而将其视为天下的尽头。华夏先民以为自己所居的黄河流域中原一带为天下的中心,故称我们自己的国家为中国。而中国四周的异族则被认为处于大地周边,因为他们近于海,所以也被称为“海”。自古有“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①的说法。这样一来,“海”自然成为“中国”的界限;“海内”、“海外”等一系列词语,实际上都是古人看“海”的观感表述。在古人的认识里,类似于海的大湖也叫做“海”,“里海”、“青海”、“洱海”之类的名称传承至今。“海”是广大的,因此,又可以指称具有“大”或“多”等意义特征的事物。比如,可指“连成大片的、大量的同类事物”,如“人海”、“花海”、“火海”之“海”;可指“大的容量、气量”,如“海碗”、“海量”、“海口”之“海”等。汉语词典中关于海的成语也是俯首即是,如山盟海誓、海枯石烂、天涯海角、四海为家、沧海横流、百川归海、海阔天空、八仙过海等。唐宋时期,文坛上还有以“海”指“江”的用法。海,海洋,人们往往这样交替使用。其实,“海”和“洋”并不完全是一回事。《说文·水部》:“洋,出齐临朐高山,东北入巨定。从水羊声。”“洋”,本义是古水名。《山海经》:“昆仑之丘……洋洋出焉,而西南流注于丑涂之水。”^②

^① 叶青注,《尔雅》,大连出版社,1998年版,第166页。

^② 陈成译注,《山海经译注》(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58页。

“洋”，“又名西乡河。在陕西省南部。源出西乡县星子山，北流合木马河，会于西乡县东，东北流注于汉水，汉水又东，右会洋水。”^①现在，我们用“洋”指海洋的主体，一般远离大陆，位于海洋中部。《尔雅》：“洋，多也。”“洋”又引申出“盛多”、“广大”等意思。比如，“洋洋大观”，“河水洋洋”^②，“泌之洋洋”^③，“夫道，覆载万物者也，洋洋乎，大哉！”^④如此等等。严格地讲，我们试图探讨的是“海意象”，或者说是“涉海意象”，实际上很少关注“洋意象”，为了符合现代语言习惯，我们用“海洋意象”来实指“海意象”，或者说“涉海意象”。

二、立“象”尽“意”

意象为古代诗学概念，指创作主体通过艺术思维所创造的，融汇了主体意趣的形象。“意象论”是文学、哲学和美学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一个大的论题。意象作为中国古代文论的一个基本审美范畴，历代学者文人对之做过不同的阐发。

“象”为“意象”之本。“象”语出《老子》：“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惚恍。”^⑤“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⑥在老子那里，“一切称为‘象’的东西，无非都是‘诸人之所以意想者’”^⑦。老子关于“象”的论说，为后来的意象理论奠定了基础，在精神世界开出了一片自由天地，思想观念、情感心绪，可以不受任何现实具体事物的束缚，可以因意生象。“意”与“象”交融使用最早见诸《周易》。“是故

^① 《水经注》。

^② 程俊英、蒋见元著，《诗经注析》，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67页。

^③ 程俊英、蒋见元著，《诗经注析》，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368页。

^④ 《庄子·天地》，引自《庄子译注》（上），杨柳桥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25页。

^⑤ 《老子·十四章》，引自冯达甫译注，《老子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25页。

^⑥ 《老子·二十一章》，引自冯达甫译注，《老子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41页。

^⑦ 张蓉，《中国诗学史话——诗学义理识鉴》，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第108页。

《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①“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②象，譬如日月星辰；形，譬如山川草木。“象”指可被人感知的一切事物的具体形象，如《易传·系辞上》：“见乃谓之象”^③。并由此引申出模仿和象征的意思。“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④可见，《周易》卦象，有见象和立象之别，既有“天地自然之象”，又有“人心建构之象”，前者为自然存在，后者为人为创造。“在天成象”、“观象于天”等所讲的“象”，是见象之象，是自然存在的物象。人有求知欲望和审美意识，不会观物象而止，而要据之法象、立象。所谓“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故而有“观物取象”、“立象以尽意”之说。“言不尽意”，语言在表达思想感情方面存在局限性。“意”是抽象的，幽隐难见、深奥莫测，无法用语言表达。“象”是具体的、切近的、显露的、变化多端的。我们可以借助“象”，通过比拟描绘，将“意”充分表达出来。立象尽意，因而有以小喻大、以少摄多、由此及彼的特点。《易传·系辞上》提出“立象以尽意”的命题，将“象”和“意”联系起来，指出“象”对于表达“意”有“言所不及”的功能。

“意象”一词最早出现于王充的《论衡》。“夫画布为熊麋之象，名布为侯，礼贵意象，示义取名也。”^⑤在王充那里，意象理论仍然是零散的、不成系统的，真正将意象理论加以完善，并确认“象”之象征意义的，是哲学家王弼。《周易略例·明象章》：“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可以

^① 《易传·系辞下》，引自黄寿祺、张善文译注，《周易译注》（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406页。

^② 《易传·系辞上》，引自黄寿祺、张善文译注，《周易译注》（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374页。

^③ 《易传·系辞上》，引自黄寿祺、张善文译注，《周易译注》（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392页。

^④ 《易传·系辞上》，引自黄寿祺、张善文译注，《周易译注》（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392页。

^⑤ 《论衡·乱龙篇》，引自黄晖著，《论衡校释》（三），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705页。

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①“象”为“出意”而立，“言”为“明象”而用。没有“象”不能尽意，没有“言”不能立象。先有“意”而后有“象”，而后有“言”。“象”生于“意”，寻象以观意，“象”来自主观，由“意”所生。所谓“触景生情”，主观感受离不开外物，而主观感受的表达与理解，又依赖于“象”和“言”。最早把言、象、意引入文艺领域并赋予审美意义的，是文论家陆机。其《文赋序》讲：“余每观才士之所作，窃有以得其用心……每自属文，尤见其情。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②陆氏以文、物、意为作文的三大要素。“文”近似于“言”，指语言文字符号系统，但陆氏之“文”又不是纯属“意”的载体，自身同时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即《文赋》所讲的音声迭代、五色相宣的艺术形式。“物”有二义，一指客观事物，二指客观事物在人们头脑中的映象，即《文赋》所称“情瞳眬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是产生审美新质的过程。陆氏之“意”，不仅是人对事物的理性认识，更主要的是感物而生的情感。在陆机那里，文学创作是一个由感物生情到情物交融，再选义择声，外化为文的过程。

《文心雕龙·神思篇》：“是以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瀹五脏，澡雪精神，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怿辞。然后使玄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③这里的“意象”，指“意中之象”。刘勰用《庄子》“轮扁斫轮”的典故，说明意象对于创作运思的重要意义。主观精神与客观对象汇合交融，正是“意”与“象”的契合。情意居于胸间，耳目接触外物，语言用于表达，三者相互默契，事物的形象可以生动浮于脑海，再由手中之笔绘出。“思接千载”、“视通万里”，文学艺术，是一种自由想象的精神活动，是一种不拘泥于时空，天地广阔的思维活动。“思理为妙，神与物游”，文学创作进入想象阶段，脑海思绪竞萌，涌现平日所闻所见，构思出一幅幅形象的画面，耳畔回荡“珠玉之

^① 王弼，《周易略例·明象章》，引自（魏）王弼著，楼宇烈校释，《王弼集校释》（下），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609页。

^② 陆机，《文赋序》。

^③ 刘勰，《文心雕龙·神思篇》。

声”,眼帘翻动“风云之色”,具体物象与思维想象结合,情景交融,意象渐现。“窥意象而运斤”,“意象”即为“意”中之“象”。《文心雕龙》中的“意象”,已明显是指艺术思维展开时,创作主体头脑中浮现的融会主客观的映象,而不是创作终结时的艺术形象或境界。“神用象通,情变所孕”,刘勰的“意象”,是艺术构思中主观情意和客观物象的交融合一。

唐宋以后,“意象”概念被普遍使用。《诗格》中“久用精思,未契意象”(相传王昌龄所作)所称“意象”,已具有情意与物象达到审美统一的内涵。发展到司空图《诗品·缜密》:“是有真迹,如不可知。意象欲生,造化已奇。水流花开,清露未晞……犹春于绿,明月雪时。”^①他在《诗品·形容》中明确提出“离形得似”的主张,鼓励诗人“略形貌而取神骨”,追求艺术的神似,《缜密》则说“意象欲出,造化已奇”。这时的“意象”,已经完全成为诗人头脑中审美创造的艺术境界,在中国古代文学中牢固地确立了“意象”概念的美学地位。盛唐诗歌,不再像六朝诗歌那样追求形似,而是追求“神似”,但仍然是真实地摹写物象,意象中的主观情意和客观物象处于平衡和谐的状态。可以说,意象是客观物象与主观情思融合的产物,在文学艺术创作过程中,客观景物情意化了,主观情感融合在对客观物象的刻画之中。明清以来,王夫之又讲:“物生而形形焉,形者质也;形生而象象焉,象者文也。形则必成象矣,象者象乎其形矣。在天成象而或未有形,在地成形而无有形象,视之则有形矣,察之则象也。所以质之视章,而文由察著。未之察者,弗见焉耳。”^②

总之,中国文化一向重视意与象的关系,即情与景、心与物、神与形的关系,讲求移情于景,存心于物,凝神于形,寓意于象。然而,“意象”这一概念始终缺乏一个确定的涵义与一致的用法。另外,“意象”概念确实是一个“灵活得令人困惑”的术语,意象论也是一个十分复

^① 司空图,《诗品·缜密》。

^② 《尚书引义·毕命》,转引自汪涌豪著,《范畴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74页。

杂的话题。由此，“意象”概念注定是历史性与预定性的统一，会有一个文化积淀与约定俗成相互作用的历史过程。简单地讲，意象是寄寓人的主观情思的艺术形象，既是现实生活的写照，又是审美创造的结晶和情感意趣的载体，是人们对客观事物“万取一收”的筛选与熔炼。

三、海洋意象

海洋历史文化是一个方兴未艾的研究领域，与之相应，海洋意象也是一个日趋热门的话题。自古以来，人们惊异于海的明丽、海的柔情、海的博大，以及海的肆虐、海的粗犷、海的凶险，对人们搏击海上生活和命运，发出了无数感人肺腑的绝唱。说到海，海洋文学，有“实言”之海、“概言”之海；“实见”之海、“想象”之海；“物象”之海、“意象”之海；如此等等。人们时常还讲情感的海洋、思想的海洋、灵性的海洋，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我们初步理解，其一，在文学世界中，诸境都带有作者的心灵感受、主观情意、情感色彩。境本情之境，境从情中生，不存在无情之境。作者纯写海洋景物，并非就耳目所及随便出手，而是经过选择、裁剪，在心中形成一种意象，然后用语言表现出来。因此，文学作品中呈现的海洋景象，不论多么逼真，也并非真实海洋的翻版，也不可能 是海洋自身的翻版，而是海洋之表征，是作者审美情趣中的海洋，至少与作者审美之趣或赏美之情是合而为一的。借用康德哲学术语来讲，我们可以书写海之“现象”，却不可能把握海之“物自体”。在这个意义上，古代吟唱海洋物境、海洋物象的文学作品，本质上也是一种意境，一种意象；其二，大概是受实证主义思潮的影响与挤压，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对中国海洋文学的考察，往往拘泥于“实言”、“实见”之海，聚焦在“物象”之海，而对“概言”、“想象”之海，或者说“意象”之海，缺乏足够的关注，这其实是一种思维上的偏

颇。比如,孔子讲:“道不行,乘桴浮于海。”^①这已成为中国海洋历史文化中一个重要因子,此后的无数涉海诗词歌赋都带有这一历史典故的印记。孔子似乎并非站在海边,面朝大海而发此感叹,其所指之海,当为实言之海,同时也是心中之海,是意象之海。再如,《庄子·秋水》中说:“天下之水,莫大于海,万川归之,不知何时止而不盈,尾闾泄之,不知何时已而不虚”^②。庄子这里所指之海,也应是意象之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对海洋文学作品的思考与探索,不能仅仅局限于实证主义视野,仅仅定格在观海、咏海、望海等描述海洋的作品,还应包括“多彩的人生,情感的海洋;内在的视听,思想的海洋;灵智的觉醒,禅理的海洋;真实的水性,体验的海洋”^③等等。本着这样一个理路,我们以“海之意象”为主线,对先秦、秦汉、魏晋与北朝、隋唐、宋元、明清等几个历史时期的文学作品,作了一次梳理。需要说明的是,限于学识水平,对隋唐以来涉海的散文、小说,关注相对较少;而且,对沿海县市的地方志,也没有全面铺开。这些遗憾,只有留待今后进一步思考海洋历史文化这一课题时,逐步加以解决。最后,还有一点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在古代文学中,经常出现以“海”指“江”的用法,“江”、“海”在“广阔的水域”这一点上是共同的。遵循“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为了更好地服务“海洋意象”这一主旨,我们对古代文学作品中“海”的用法,并没有进行“实指海”抑或“实指江”的考证。部分涉海诗词歌赋,其中所言之“海”,大概实指“江”、“湖”等,为使“中国古代海洋意象”这一主题更为丰富翔实,我们采取了模糊处理,甚至“听之任之”的应对策略。总之,外在世界向我们呈现了一个自然的海洋、客观的海洋和物理的海洋,同时也向我们开启了一个真的海洋、善的海洋和美的海洋。可以说,海洋首先是一个自然存在、一个客观事物,是一个物象;同时也是一种文化情结、一种人文情

^① 《论语·公冶上》,引自程树德撰,《论语集释》(第一册),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299页。

^② 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上),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477页。

^③ 吴其盛,《“海洋精神”的诗歌实践意义——兼论朱学恕的海洋文学理论》,《世界华文文学论坛》,1995年第1期。

怀,是一种意象。

“海洋意象”一词较早出现于海洋文化学者曲金良先生主编的《海洋文化概论》:“海洋意象入诗入词,蕴涵十分丰富多彩,我们从中感受到对人生哲理的领悟、对社会现实的把握、对审美感知与愉悦的追求,可谓处处惹人叹然。”^①2002年8月,在《二十世纪中国海洋诗精品赏析精选集》大陆首发式暨海洋文学座谈会上,诗评家朱先树先生谈道:“我所理解的海洋诗所写的海洋是一种情结、一种情怀、一种意象,而不能理解为简单地描写海洋。”^②在这次座谈会上,张玉田教授认为:“海洋文学要立足海洋,同时又不能囿于海洋。海洋应当作为一种意象,一种元素。”^③曾庆江同样主张:“海洋文学要写海,但不能仅仅从表象上写海,海洋更主要是一种意象、一种意境、一种情结,海洋文学实质上弘扬的是一种海洋文化。”^④其他如《中国古典诗赋中的“海”意象》^⑤、《英美诗歌中的海意象及其文化精神》^⑥、《汉魏六朝赋中的海境》^⑦、《海意象与中西方民族文化精神略论》^⑧、“山海”意象和弦——台湾诗人邱逢甲的中原情结和海洋意识》^⑨、《唐宋诗

^① 曲金良主编,《海洋文化概论》,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88-189页。

^② 曾庆江,《“被诱于那一泓魔幻的蓝”——〈二十世纪中国海洋诗精品赏析精选集〉大陆首发式暨海洋文学座谈会纪要》,《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

^③ 曾庆江,《“被诱于那一泓魔幻的蓝”——〈二十世纪中国海洋诗精品赏析精选集〉大陆首发式暨海洋文学座谈会纪要》,《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

^④ 曾庆江,《“被诱于那一泓魔幻的蓝”——〈二十世纪中国海洋诗精品赏析精选集〉大陆首发式暨海洋文学座谈会纪要》,《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

^⑤ 李剑亮,《中国古典诗赋中的“海”意象》,《浙江海洋学院学报》,1999年第3期。

^⑥ 刘卫英、周小倩,《英美诗歌中的海意象及其文化精神》《盐城师专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

^⑦ 《海洋文化研究》第二卷,海洋出版社,2000年版。

^⑧ 王立,《海意象与中西方民族文化精神略论》,《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

^⑨ 梁文宁,《“山海”意象和弦——台湾诗人邱逢甲的中原情结和海洋意识》,《广东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

词中海的审美意象探析》^①、《〈海上无标路〉中“海”的意象》^②、《成长的复调——弗吉尼亚·伍尔夫作品中的海洋意象》^③等,对海洋意象做了粗线条勾勒,具有较强的拓荒价值,但这些研究成果或是宏观论述,或是局限于具体诗词歌赋的解读,缺少理论化的归结,也缺乏系统性的历史梳理。我们对中国古代海洋文学的历史考察,是在海洋意象的广阔视野下,不仅关注“实言”之海,同时关注“概言”之海,发掘具有海洋意识、海洋精神、海洋品格、海洋性情、海洋意境和海洋境界的诗歌和散文等,书写海洋那说不尽的博大、恢宏、宽容、谦下、勇敢、激越、宏阔、恣肆、旷达、超迈、灵变,甚至暴戾、刚愎、狂躁、阴郁、苦涩、愤懑等等,由此通达海洋世界深厚的文化底蕴。应该看到,海洋意象的文化意蕴自然是丰富多彩、异彩纷呈的,从不同的视角可以发掘出不同的内涵,是一个无限开放的意义世界。

海洋具有一种朝宗意象。比如,《诗经》载:“沔彼流水,朝宗于海。”^④《尚书》也载有:“江汉朝宗于海。”^⑤江汉离海尚远,而以海为宗,遽然朝奔,在于大禹治水,知其势所必至。海洋具有一种积聚意象。比如,《庄子》:“故海不辞东流,大之至也;圣人并包天地,泽及天下,而不知其谁氏。”^⑥《荀子》:“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故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⑦又:“故积土而为山,积水而为海,且暮积

^① 纪玉洪、呼双双,《唐宋诗词中海的审美意象探析》,《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② 李志坤、徐建纲,《〈海上无标路〉中“海”的意象》,《文教资料》,2007年4月号下旬刊。

^③ 段汉武、范谊主编,《海洋文学研究文集》,海洋出版社,2009年版,第86页。

^④ 《诗经·鸿雁之什》,引自《先秦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370页。

^⑤ 《尚书·夏书·禹贡第一》,引自陈生玺等译,《张居正讲评〈尚书〉(上)》,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版,第73页。

^⑥ 《庄子·杂篇·徐无鬼第二十四》,引自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下),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747页。

^⑦ 《荀子·劝学第一》,引自王天海校释,《荀子校释》(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8页。

谓之岁。”^①海洋具有一种顺势意象。比如,《吕氏春秋》:“凡物之然也,必有故。而不知其故,虽当与不知同,其卒必困。先王名士达师之所以过俗者,以其知也。水出于山而走于海,水非恶山而欲海也,高下使之然也。稼生于野而藏于仓,稼非有欲也,人皆以之也。”^②这里讲水从山流出,奔趋于海,并非恶山欲海,而是高下趋势使然。海洋具有一种谦下意象。比如,《老子》:“譬道之在天下,犹川谷之与江海。”^③“水止于江海则不溢,人止于道则不殆。”^④惟其虚空,故能容物;惟其处下,故能纳物。海洋虚空且处下,老子以此比喻人的处下居后,同时亦以江海象征人的包容大度。海洋具有一种博大意象。《庄子》:“夫千里之远,不足以举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极其深。禹之时十年九潦,而水弗为加益;汤之时八年七旱,而崖不为加损。夫不为顷久推移,不以多少进退者,此亦东海之大乐也。”^⑤又:“且夫博之不必知,辩之不必慧,圣人以断之矣。若夫益之而不加益,损之而不加损者,圣人之所保也。渊渊乎其若海,巍巍乎其若山,终则复始也,运量万物而不匮。”^⑥这里,庄子用海之深渊和山之高大喻道。可见,自古以来,人们往往以海洋隐喻容量之大、面积之广、深度之邃和数量之多,在国人心中形成了宽广、博大、深闳和众多等相对稳定的博大意象。除此,我们还可从神灵、通和、因任、虚己、顺任、润泽、利养、游世、隐逸、变动、一多、动静、清浊以及审美等多个维度解读海洋意象的基本内涵。

中国文化讲求法地、法天、法道、法自然。我们融汇中国文化“道

^① 《荀子·儒效第八》,引自王天海校释,《荀子校释》(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330页。

^② 《吕氏春秋·季秋纪第九》,引自杨坚点校,《吕氏春秋·淮南子》,岳麓书社,2006年版,第54页。

^③ 《老子·三十二章》,引自陈鼓应注译,《老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98页。

^④ 转引自冯达甫译注,《老子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64页。

^⑤ 《庄子·秋水第十七》,引自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上),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504页。

^⑥ 《庄子·知北游第二十二》,引自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下),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656-657页。